创写大作业

我走着，阳光明媚地照着。我不知道我已走了多远，也不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地。

“你终于来啦！”一道清纯甜美的女声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。“你是……依甜吗？”我激动而忐忑，吸进的气提在嗓子里，声音软得发颤。我的内心告诉我我应该为见到她而激动，但我以前从未见过她，也并不知道她的身份。“哎呀，是我是我，我们走吧！”女孩扑过来在我肩头蹭了蹭，抱过我的手臂就走。她的脚步很轻又很急，我被她拽着，斜着身子迈着大步追赶着。她叽叽喳喳地跟我不停地说，我听了一路，却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——我一直在想我与她是什么关系。

终于，我们走上一条黑色的、盖满灰白色尘土的柏油路时，我想起了她的身份。我们是网友，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她约我去她家里玩。她仍是叽叽喳喳地说着，我仍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。我略带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柏油路直向前延伸过去，看不到尽头；两侧是规整的长方形花坛，坛中嫩绿的草叶在明朗的阳光下闪着斑驳的亮块。每个花坛中都立着一个汉白玉告示牌，烫金的文字发着温热的光。字的笔画圆滑弯曲，像盘在雪上的幼小的黄金蟒。我走近时努力地读那些文字，却发现我竟看不懂任何一个标点。这里的文字我未曾见过，我在国外吗？但依甜叽叽喳喳说着的又是中文。

走了没两步路，刚才还望不到尽头的柏油路竟到了终点。一座老式的宽平房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我看着棕黄色的墙壁和积满灰尘看不出字的门牌不明所以，却听依甜愉快地说：“到了。”这是这一路来，我听清她的唯一一句话。

我们走上前，老旧的布满指印和划痕的玻璃自动门不情不愿地磨蹭着开了。我们走进去，里面仅有一个银色的带着金属光泽的前台，台子后面坐着一个男人。游泳馆！我吃了一惊，随即又为自己的愚蠢感到可笑——这可是依甜的家，怎么会是游泳馆呢？这样想着，我的思绪在不知不觉中飘向游泳馆。在我小时候，还在学游泳的时候，我还有姐姐。

姐姐比我大两岁，小时候的每次游泳课，都是她带我去。她游得很快，我没有一次能追上她。我慢吞吞地在水里飘，教练也不训——之前每次教练因为各种原因训我，姐姐都要跟他急。那时候，我7岁，姐姐9岁。我们游完泳就去洗澡，我笨拙地在浴头下揉搓我的头发，等到姐姐洗完，她再把我的脑袋捞过去，帮我仔细地洗。我紧闭双眼，是不是吐出流进嘴里的水。就听头顶上传来她的笑声：“都会游泳了，你还怕水啊？”

我们每周都这样，直到她患上抑郁症，划满伤口的胳膊和大腿无法下水为止。

患病的消息，是她笑着当作故事讲给我的。那天她格外轻松，拉着我在小区里到处走；而我被吓傻了，肉体被她带着散步，灵魂早就不知道跑去哪里避难了。

自此，我几乎变得神经质，给她发好多消息，每天对她说好多遍我爱她，生怕我不这么做，她就会从我生命里消失。她很少及时回复我，有时发出的消息过了几天都没有回应。这么过了几个月，我看着聊天框里不成比例的绿条和白条，竟无端地觉出厌烦。于是我便不再如此热烈疯狂地关心她，对她的消息也只是敷衍了事。

终于，在我不知道第几次说出：“无所谓啊，跟我又没关系”后，她彻底地消失在了我的生命里。她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，我竟觉得有些轻松。毕竟，也不是亲姐姐，我还有很多朋友，于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她，我就把关于她的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，闭眼睡觉。

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呢？我也没必要知道吧。……

左臂忽然被握得很紧，突如其来的疼痛强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“嗨！钝钝…？”依甜喊道。与我说话时，她的声音甜腻腻的，有种属于小女孩的娇蛮；而她喊出刚才那句话时，声音怯懦而绵软，像离群走丢的羊羔。她打招呼的是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，脸上几乎被毛发铺满，他快步走出大厅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意我们。男人走后，依甜长出一口气，用劫后余生的眼神看我，凑在我耳边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他是这里有名的杀人狂……我们可不能惊扰了他……”依甜带着我拐进大厅右边的走廊——我记得，小时候的游泳馆没有右边的走廊，只有左边通往泳池和更衣室的通道——她带着我向走廊的深处走去。前台后面坐着的男人，自始至终没有看过我们一眼。

依甜带着我开到走廊尽头最右边的房间，她推开门，我们进去。我跟在她身后走进房间，门后是一个小厅，右边立着一个很大的冰箱，左边是厨房和卫生间。厨房和卫生间的门都半开着，都没有开灯，有种尘封已久的灰暗飘在两个房间里。小厅不大，房门正对着的是一面墙——严格来说，是零点九面墙，在墙的最右边，有一条窄窄的过道通进屋里。过道像是仅容一人通过，从门口往里张望，也看不到里面的样子。“快来呀！”依甜在墙后面的房间呼唤我。我几乎就要走进去，忽而又想起那个杀人狂，于是我打算防患于未然，做好安全措施。我转过身研究依甜家的门锁，这才发现从外看很高级的防盗门，里面的锁竟然还是木栓。我不知试了多少次把木栓卡住，但要么是木条滑出来，要么就是卡住以后门还能推开，总之没有一次成功锁门。屋里依甜的呼唤愈加紧促了，我破罐破摔，把木条塞上就匆匆穿进过道。

过道的左边像是把墙挖开了一个洞，里面放了两排小沙发和一条小长桌，像是普通的饭馆的结构。过道尽头的墙上开了窗户，木质窗框里嵌着玻璃。依甜就坐在背对窗户的那排沙发上，她招呼我在她对面坐下。

我们聊了很久，关于具体是聊的什么，我却连半个标点符号也不记得了。

许久以后，我下意识地将眼神从依甜身上挪开，瞟到窗户时，我的心脏剧烈地跳了两下——来的时候依甜口中的“杀人狂”，正举着血迹斑斑的生锈的斧头，将脸贴在窗玻璃上，死死盯着我们。我努力呼吸却发不出声音，颤抖着手示意依甜。她回过头，吓得滑到了桌子下面。我们瑟缩着，挤在桌子底下的墙边，努力控制着呼吸的平稳。杀人狂在与我对视过后兴奋了不少，从窗前跳开，或许，是要来我们的房间了。

正这样想着，木门便传来被撬动、被冲撞的声音。我和依甜缩在桌下，她眼中已盈满了泪水，我伸出左手与她紧紧地十指相扣，右手则是死命地捂住我渴望尖叫的嘴。

门被砸开了。

我听着杀人狂规律又略带急切的脚步声。听上去，他没有犹豫，径直走向我们藏身的地方。我心如死灰，竟有了“砍掉我的肢体也没关系，只要让我活着就好”的想法。他向我们走来，轻轻拿起斧头，砍断了我们紧紧相握的两只左手。断下来的手，血淋淋地躺在地上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，我的手像蛋糕一样，软绵绵的，被他的斧子轻轻地切下。依甜看着断手，崩溃地嚎啕大哭。我已无暇去安慰她了。

耳边的哭声渐渐小了，我的意识也渐渐模糊，头越来越沉……

再次醒来，我转头看去，身边不再是依甜，却看到了……

“姐姐？！”我惊呼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再不来，你都要死了。”她半担忧半责备地说。“你怎么跑到旧游泳馆的废墟里去了？还有你这手，怎么弄伤的？”

我看向自己的左臂，出乎意料地，左手还在。我感到疑惑，张了张嘴，却不知从何问起。“……我的手……没有断掉吗？”我忐忑地开口。“说来也怪，”姐姐认真起来，“找到你的时候，你的左小臂有一个环绕一圈的伤痕，很平整，就像……像被斧子砍下来过又接上去的。”我脑中一片混乱，思考良久后终于又问：“那，依甜呢？”“依甜？！”她诧异，“你怎么会认识依甜？她姓什么？”“姓仇。”我下意识回答。

姐姐愣了一会，才开口：“我认识她，依甜不是她的真名。”

“啊？她原来叫什么？”

“她……原名叫仇雨婷。”

“多好听的名字，为什么要改呢？”

“……你多读几遍试试。”

我默念着她以前的名字，当我念到第14遍的时候，便停住不再念了。

我的目光颤动着移向姐姐，我死盯着她的眼睛，仿佛这样就能改变她接下来要告诉我的事实。

“谐音，求女停。”姐姐叹了口气，不留情面地击碎了我侥幸的幻想，“她奶奶那一辈还很封建，对她一直不闻不问，特别是她有了弟弟……”

“她弟弟叫什么？”我突然这么问。其实我并不好奇她弟弟的名字，但我的嘴抢在脑子前面问出了这句话。

“……仇天佑。”

……

同一家的两个孩子，一个被祈求上天的护佑，另一个被祈祷不要出生。

我和姐姐相望，无言。

良久，姐姐再次开口：“她其实已经去世了。”

我惊诧地瞪大眼睛——同样是被切掉了手，我的断手还能接回来，她怎么就丢了性命？

“她在一个月前，第23次，终于自杀成功了，好几个医生一整晚都没救回来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一定是你记错了。”我笃定地反驳，“我们昨天还见过面呢，在她家，一个很像是之前游泳馆的地方。我们从网上认识，她把我约到她家去玩的。”我顿了顿，还是没有把杀人狂的事告诉姐姐。

“……她就葬在原来游泳馆那里的公共墓地……”

“我在她小区周围看到了草地和汉白玉告示牌呢，字是烫金的，很整齐很精致，但是我看不懂……”

“那周边确实有类似告示牌的东西，只不过是黑色的底，银色的字，是死者们的亲人朋友为他们刻下的墓志铭——那里也没有草地，土地光秃秃的，寸草不生。”

告示牌、草坪和游泳馆的样子一瞬间涌入我的脑海。我看到的告示牌是白底金字，姐姐却说是黑底银字；我看到的草坪嫩绿鲜艳，姐姐却说那里是寸草不生；我记忆中的游泳馆只有左边的通道，依甜带我去的却是右边的走廊……依甜已经去世一个月了……

见到依甜的地方，所有事物相对于现实都是反的……

姐姐说找到我的地方是游泳馆废墟……

或许，我被依甜带去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——一个不属于活人的地方？

（仍未完成）））